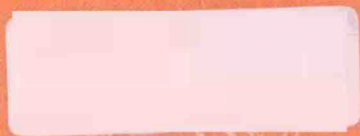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中 | 华 | 经 | 典 | 名 | 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新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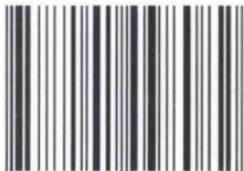
马世年 译注



中華書局



ISBN 978-7-101-09808-2



9 787101 098082 >

定价：36.00元

中华
经典
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马世年◎译注

新序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序/马世年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4. 2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ISBN 978 - 7 - 101 - 09808 - 2

I. 新… II. 马… III. ①笔记 - 中国 - 西汉时代
②《新序》 - 译文③《新序》 - 注释 IV. K234. 1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5663 号

书 名 新 序

译 注 者 马世年

丛 书 名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责任编辑 周 旻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6 $\frac{3}{4}$ 字数 340 千字

印 数 1 - 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9808 - 2

定 价 36.00 元

前 言

《新序》是西汉后期的著名学者刘向编撰的一部重要典籍。

刘向(前79—前8,此从钱大昕、钱穆说),字子政,原名更生,汉成帝时更名为向,西汉沛(今江苏沛县)人。刘向出身于西汉皇族,门第尊贵、家世显赫。其先祖楚元王刘交为汉高祖刘邦同父异母的幼弟。祖父刘辟疆、父刘德历任宗正一职,刘德被封为关内侯、阳城侯。刘向家学渊源深厚。楚元王刘交“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祖父辟疆“亦好读诗,能属文”。父刘德“少时数言事,召见甘泉宫,武帝谓之千里驹”(《汉书·楚元王传》),深受汉武帝的赞赏。正是在这种家学传统的熏陶下,刘向“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汉书·楚元王传》),一生博涉群书、好学不倦,成为博通古今的大学者。成帝时更是领校中秘、校理群书,为我国的文献整理与文化遗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刘向能文善赋、著作丰硕,《汉书·艺文志》著录辞赋三十三篇,今仅存《九叹》等几篇。其所撰著除《新序》外,现存的还有《洪范五行传论》、《说苑》、《列女传》等,而《五经通义》、《别录》、《世说》等已佚。原有集,也已亡佚,明张溥辑佚有《刘中垒集》。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

文·全汉文》辑有辞赋、奏议等 30 篇及《新序》、《说苑》、《别录》佚文。

刘向主要活动于西汉后期宣帝、元帝、成帝三朝，元、成两朝，正是外戚、宦官交相用事、刘氏皇权日渐衰落之时。元帝时，外戚许、史在位放纵，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于朝，恣意干政，刘向与大傅萧望之、少傅周堪等一起，与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曾两度下狱，被免为庶人。成帝时，刘向复被任用，但其时“赵氏乱内，外家擅朝”（《汉书·成帝纪》），外戚王氏“依东官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汉书·楚元王传》），帝舅王凤辅政，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河平二年（前 27），其弟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一日皆封为侯，世称“五侯”。一时间政出王氏，以至于“公卿见凤，侧目而视，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终于导致“群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汉书·元后传》），王氏代汉的局面已隐隐形成。作为宗室之后的刘向，对汉室的衰微深感忧虑，力图挽救刘氏的颓势，因而尤为激烈地反对王氏专权，曾数次上封事极谏，还专门写《洪范五行传论》11 篇上奏。成帝虽甚感其言，“叹息悲伤其意”，“然终不能用也”。《新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书的。

《新序》一书，是刘向“采传记行事”而成的一部“谏书”。《汉书·楚元王传》载：

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

可见，《新序》的编撰宗旨与《说苑》、《列女传》一样，就是“言得失，陈法戒”、“助观览，补遗阙”，从而“以戒天子”的。关于这一点，清人谭献在

《复堂日记》卷六中说：“《新序》以著述当谏书，皆与封事相发，董生所谓陈古以刺今。”可谓中肯之论。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也说：“刘子政作《新序》、《说苑》，冀以感悟时君，取足达意而止。”可见，刘向编撰《新序》的目的就是以之为“谏书”、以古鉴今。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新序》撰者的问题。《楚元王传》著录该书，说是刘向“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汉书·艺文志》则说是刘向“序六十七篇”，班固注曰“《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隋书·经籍志》则称“刘向撰”；《晋书》与本传同，谓“刘向所著”；《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颜师古注引张晏曰“刘向作”；刘向自己又将其称为“校”（《说苑叙录》）。“著”、“序”、“撰”、“作”、“校”的差异使得前人对《新序》的著作权多所争议，一些学者由此否定刘向所作。如东汉王充《论衡·超奇》就批评刘向之作是“因成纪前，无胸中之造”，清人沈钦韩则明确说《新序》、《说苑》二书是“旧本有之，向重为订正，非创自其手也”（《汉书疏证》），认为《新序》是旧有之书，刘向只不过对其进行了整理编次而已。今人罗根泽则进一步说：“向于《说苑》、《列女传》皆曰‘校’。校字之义，据《文选·魏都赋注》引刘向《别录》云：‘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然则二书，刘向时已有成书，已有定名，故刘向得读而校之，其非作始于刘向，毫无疑义。惟《新序》一书，《叙录》久佚，无从考证。然《说苑叙录》言‘除去与《新序》重复者’云云，则《新序》亦当时已成之书，非自刘向撰著。”（《〈新序〉〈说苑〉〈列女传〉不作始于刘向考》）基本上否定了刘向的著作权。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汉书·艺文志》此处所谓的“序”，既是说序次篇第、条别篇目，更是指纂辑撰述、编为一书。这一点，陈新在《新序校释》的“整理说明”中有明确的意见，他在肯定石光瑛所论“书虽非向造，而弃取删定，皆出向一人之手，其反复启沃，积诚悟主之心，千载下犹可窥见。其编订之大义，亦具有终始，非徒以掇拾为博也”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新序》文字与所据诸书的出入，决非出于版本的差异，而

且同一则故事中，常有一部分采用这本书，一部分采用另一本书的现象，可见确经刘向“弃取删定”。其次，不少故事的结尾部分，有刘向所加的按语式文字，系原本诸书所无……据此可知，刘向纂辑并奏上《新序》，以古人的成败得失作为昭鉴，是上书言事的另一种谏诤方式，有明确的政治动机和目的。……应该说，《新序》一书由刘向纂辑而成，这是从书中的内容可以得出的结论。

“《新序》一书由刘向纂辑而成”可为确论。前人还曾据《晋书·陆喜传》“刘向省《新语》而作《新序》”一句，认为《新序》旧有底本《新语》，刘向将其简省删略成书。其实，此句之下，还有“桓谭咏《新序》而作《新论》。余不自量，感子云之《法言》而作《言道》，睹贾子之美才而作《访论》，观子政《洪范》而作《古今历》”数句，结合文义看，这里的“省”并非是“简省”、“缩略”之义，而应是“内省”、“感悟”的意思；《新语》也并非姚振宗所说的“旧有《新语》之书”，而是指陆贾的《新语》（参王苏凤《刘向〈新序〉著作性质考辨》）。因此，“刘向省《新语》而作《新序》”也就是张国铨《新序校注·自序》所说的“向之此编，本感陆生著书而成，此亦用意一证也”。至于刘向自己所说的“校”，由《说苑叙录》看，主要是说《说苑》的成书过程，并非是刘向对该书所做的全部工作。《说苑叙录》云：

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讎。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复令以类相从，一一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

可见，在校书之外，更多的还是“更以造新事”与“以类相从”，“条别篇目”。因此，说“校”也是不全面的。当然，本传所说的“著”与颜师古所说的“作”也不妥帖：毕竟，《新序》与《说苑》一样，都只是历史故事的汇集而已。要之，在“著”、“序”、“撰”、“作”、“校”诸说中，以今天的眼光

看,称其为“撰”是更为恰当的——《新序》一书,刘向的工作主要就在编辑、撰述上。

《新序》的成书年代,前人也多争议。主要说法有三:其一是成帝永始元年(前16)。《资治通鉴》主此说,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亦从之。其说大致是据《成帝纪》“永始元年六月丙寅,立皇后赵氏”及本传“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等推论。所以上书《新序》以劝诫。但本传只是说“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并未明确具体上奏的时间,故此说只是推测而已。其二是成帝河平四年(前25)。唐人马总《意林》说:“(《新序》三十卷)河平四年都水使者谏议大夫刘向上言。”但钱穆认为:“向为谏大夫,为宣帝甘露三年(前51);而光禄勋中之谏大夫、议郎为二职,谏议大夫之名,始于后汉。所以马总《意林》所引之《七略》、《别录》实不可信。”(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其三是成帝阳朔元年(前24)。宋本每卷卷首都标有“阳朔元年二月癸卯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刘向上”字样,当是曾巩整理时所见到的《新序》旧迹。王应麟《玉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等也主此说,其年代与《汉书·艺文志》所载亦相符,故多为今人所从(参赵仲邑《新序详注》)。

二

今本《新序》共十卷,分别为《杂事》一至五卷、《刺奢第六》、《节士第七》、《义勇第八》、《善谋上第九》与《善谋下第十》。总体来说,《新序》是一部有关君臣之道的历史故事汇集,其基本出发点就是期望君主能推行仁恩、宽惠养民,敬德修身、尚贤授能,反对荒淫奢靡、暴虐骄横;同样,臣下亦须坚守德义、笃行仁道,要忠于国事、恪尽职守、公正耿直、善于谋划。这些思想大多是通过历史故事的编选而体现出来的,这既是刘向为君主所陈的“法戒”,更是他政治理想的集中体现。诚如南宋高似孙《子略》所说:“先秦古书甫脱烬劫,一入向笔,采擷不遗。至其正

纲纪、迪教化、辨邪正、黜异端，以为汉规监者，尽在此书。兹《说苑》、《新序》之旨也。呜呼！向诚忠矣，向之书诚切矣！”有关《新序》的内容特征，书中即可以明显看出，此不一一列举。

从思想倾向来说，《新序》主要是以儒家为主，间有一些阴阳五行、符瑞灾异的观念，与刘向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譬如《杂事第四》“宋景公时，荧惑在心”一章，结尾引用《老子》“能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之王也”的话；而同卷的“宋康王时，有爵生鹇于城之隙”一章，更是有大家所熟知的“臣向愚以《鸿范传》推之”之语，而“宋史之占非也。此黑祥，传所谓黑眚者也”以下一段推演，便是典型的符瑞灾异的思想，这也就是刘向“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汉书·楚元王传》）的基本主张。

作为一部历史故事的汇集，《新序》具有重要的史料、文献价值。赵逵夫先生在《庄辛〈谏楚襄王〉考校兼论〈新序〉的史料价值》一文中，通过比较《杂事第二》与《战国策·楚策四》有关“庄辛谏楚襄王”的文字异同，指出：“《新序》所收庄辛此文比《战国策》所收更原始，不但《战国策》所收文字上的很多错误在《新序》所收本子中不存在，而且，《新序》所收之文包含着更多的历史文化的信息，保持着先秦时代楚国语言及文学的风格。”他进而说：“《新序》有着同《战国策》一样的史料价值……通过对《新序》一书的性质及学术价值的具体论证，我们又可以由此知道：《新序》除极少数汉初材料外，基本上是先秦资料的分类编次。”甚至像《节士第七》中的“屈原传”，便是“先秦时代有关文献的留存”。这意见是很对的。另如《杂事第三》中的燕惠王写给乐毅的信，《战国策·燕策》与《史记·乐毅列传》都记作燕王喜写给乐间的信，与《新序》不同，马骥《绎史》、梁玉绳《史记志疑》均以《新序》为是，亦可见其史料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序》中的很多材料，亦见于前些年出土的一些文献资料。譬如，河北定县八角廊出土的汉简《儒家者言》，有16章见于

《说苑》，有5章见于《新序》；而阜阳汉简中，一号木牍46个章题中，见于《说苑》的有33章，见于《新序》的有2章；二号木牍有章题约40章，其中见于《说苑》的有18章，见于《新序》的有5章（参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简介》、何直刚《儒家者言略说》、姚娟《〈新序〉〈说苑〉文献研究》等）。因此，整理者胡平生认为二号木牍与《说类杂事》，就是《说苑》、《新序》的节录或原始的本子（《阜阳双古堆汉简与〈孔子家语〉》）。这远远超出了前人对其史料价值的认识。此外，即使是汉初的材料，也有一些是他书所无或记载不足的，因而同样值得重视。譬如，《节士第七》“苏武者”章，是现存苏武材料中最早的一篇，且较之于《汉书·苏武传》为详；而《善谋下第十》“孝武皇帝时，大行王恢数言击匈奴之便”章，文字较之于《史记·韩长孺列传》也更为详备，此皆可见其特别的史料价值。要之，作为一部汉代的典籍，《新序》尽管成书较晚，但其中却保存有大量的先秦资料，因而在文献史料方面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也越来越多地为学者们所认同。

这里也要特别说到《新序》文献来源的问题。前人多将该书看做是“采摭诸书”而成，其材料采自“《左传》、《公羊》、《穀梁》、《国语》、《国策》、《韩诗外传》、《史记》以及《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晏子春秋》、《淮南子》、《孔子家语》等”，“亦有少数篇章，出处无从考查，原书或已散佚”（赵善诒《新序疏证》）；甚至有学者将每条材料都注明“采自”何书。这样说自然有其道理，不过，如果考虑到古书体例与先秦两汉古籍的成书过程，考虑到先秦古籍的复杂面貌，那么，单纯地强调某则材料“采自”某书的说法就未免有些胶柱鼓瑟了。本传所谓的“采传记行事”，主要是说刘向对于史传旧事的采集，而不是指“采摭诸书”。我们知道，刘向“校理群书”时所见的文献数量十分浩繁，文献类型也多种多样。因此，《新序》材料的来源并不仅限于今天我们所见的这些典籍，而更多是我们所未见的文献材料，所以很难确定《新序》的某条就是采自今所见的某书。前人或将《新序》文字与他书的出入归结为版本差异，

或看作是刘向的改动,也未免有些过于局限了。另一方面,先秦时期的一些历史故事,作为一种“公共素材”(徐建委《战国秦汉间的“公共素材”与周秦汉文学史叙事》),本来也就有多种存在样式,各种文献对它的引述自然就有所差异,一件事情在不同的典籍中也就有了不同的叙述。作为“采传记行事”的《新序》,便是对于此类事件的另一种记载,其所保存的是这些传记行事的另一种形态,而不见得是对某一书的征引或采摭。从性质上说,这便是先秦两汉史书中的“语”类或者“事语”类文献,“同一人物、事件,故事版本多样,这是当时作史的基本素材”(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赵仲邑以“集体性、口头性和变动性”来概括《新序》的故事,也是看到了这一点。由此看来,传统史学家对于《新序》的批评,如刘知几在《史通》所批评的“广陈虚事,多构伪辞”,叶大庆在《考古质疑》对《新序》中时间、事件的质疑,等等,倒是显得有些拘泥了。

从文本性质来说,《新序》是一部具有类书性质的历史故事集,汇集了许多精彩的史传故事。这些故事本身便简练生动、富有趣味,再经过刘向的“弃取删定”,条分类别,兼以别具一格的撰述方式,因而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而其话语方式与文体类别则尤其值得重视。

《新序》的文章风格很是特别。全书几乎都是客观事件的陈述,除了一些为数不多的评论之外,文本中很少有撰述者的声音。然而,读者又时时会感受到撰述者的存在。如何来理解这一点?这就需要回到《新序》特别的话语方式中了。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中说:“由先秦以及西汉,思想家表达自己的思想,概略言之,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或者可以说是属于《论语》、《老子》的系统。把自己的思想,主要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赋予概念性的说明。这是最常见的诸子百家所用的方式。另一种方式,或者可以说是属于《春秋》的系统。把自己的思想,主要用古人的言行表达出来;通过古人的言行,作自己思想得以成立的根

据。这是诸子百家用作表达的一种特殊方式。”显然《新序》属于后一种话语方式,这也是先秦时期的“语”类或者“事语”类文献言说的基本方式(参过常宝《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正是在此话语方式下,《新序》才呈现出不同于他书的文章特色:立意宏大、叙事简练、以事说理、寓理于事。而撰述者就隐藏在那些经过了选择、取舍的历史故事背后。曹道衡与刘跃进先生在《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中说:“它(《新序》)所记的故事仍然保持着历史记载的形式,多为历史人物的政治活动、危言庄论。生活琐事、生活细节都写得很少……将意思说清楚为止,不作细致的描写。这是《新序》的最主要特点。”不写“生活琐事、生活细节”,“不作细致的描写”,文章风格与行文特色的成因,就在于“事语”类文献特定话语方式的要求。

文体方面,《新序》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该书独特的撰述方式,二是其中所蕴含的各类文章体式。《新序》的撰述方式,无疑有着先秦“事语类”文献的影响。不过,相较于出土文献《春秋事语》一类的形制,其所受先秦子书的影响更为显著。一个直接的例证就是《韩非子》的《说林》上、下与内、外《储说》六篇。“说”与“语”类似,在先秦时期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本身便具有故事性。《说林》与《储说》将其汇集起来,分门别类予以编排,使其成为寓言故事的汇编,其编排形式便直接启发着《新序》与《说苑》的体例结构(马世年《〈韩非子〉的成书及其文学研究》)。进一步说,这种编撰形式与《新序》“以著述当谏书”的话语方式以及“言得失,陈法戒”、“助观览,补遗阙”的劝谏功用也是一致的。《新序》中所蕴含的文体形式,除了基本的“事语”一类外,还有隐语、赋、小说,以及驳论、上书等应用体式,这在先秦两汉的文体流变中也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事语”自不必说,隐语一类,集中在《杂事第二》中,邹忌与淳于髡等“三称”、“三知之”的往来对答,士庆与楚庄王关于“有大鸟,三年不蜚不鸣”与“蜚必冲天”、“鸣必惊人”的问对,客为靖郭君所设“海大鱼”之辞,以及无盐女与齐宣王的动作表演及解答

等，皆是典型的隐语。而楚人献鱼与楚王之解也具有隐语的意味。其次，《新序》也存有先秦时期的古赋。先秦时期赋与隐语有文体的交叉，所谓“赋出于隐语”。因此，《新序》中的隐语即可以作为古赋来读，其显著者如“昔者邹忌以鼓琴见齐威王”章（《杂事第二》）、“齐有妇人”章（《杂事第二》）等；另有“晋平公闲居”章（《杂事第一》）、“庄辛谏楚襄王”章（《杂事第二》）也是典型的赋（参赵逵夫、马世年《历代赋评注·先秦卷》）。再次，小说一类，学者们多有论及，程毅中认为“《新序》并非纪实的史书，而近似一部说书人的‘话本’”（《从〈龙蛇歌〉谈〈新序〉〈说苑〉的特点》），马振方并有《〈新序〉〈说苑〉之小说考辨》一文，皆可参看。最后，《新序》也有一些上书、驳论之类的应用文体，如《乐毅报燕惠王书》、《邹阳上梁孝王书》（《杂事第三》）以及“孝武皇帝时，大行王恢数言击匈奴之便”章（《善谋下第十》）中大行王恢与御史韩安国的驳论等。这也从另一面提醒我们：《新序》毕竟是一部“采传记行事”的“谏书”，不是普通的故事集。

三

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新序》原为三十卷。不过到北宋时，已散佚不全。后经曾巩的整理校订，厘定为十卷，即今之通行本。此后的本子，便都是以曾巩的校订本为底本的。关于《新序》的版本源流，台湾学者陈茂仁《新序校证》有详细的考察，可参考。

20世纪以来，关于《新序》的文本整理有石光瑛《新序校释》（1943年作者去世之前仅有前四卷面世，2001年中华书局始出版陈新整理本）、张国铨《新序校注》（成都茹古书局1944年）、赵仲邑《新序详注》（成书于1960年前，中华书局1997年出版）、梁荣茂《新序校补》（台湾水牛出版社1971年）、赵善诒《新序疏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陈茂仁《新序校证》（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7年），以及新近出版的

朱季海《新序校理》(中华书局 2011 年,该书为《说苑校理 新序校理》)等。其中石光瑛《新序校释》成书较早,“校勘广泛细致,定字审慎严谨”,在注释方面成就尤高,为 20 世纪《新序》整理方面的代表之作。不过该书在校勘上多有意校处,且改动原文较多。张国铨《新序校注》虽较为简略,却时有新见,其佚文辑录在卢文弨、严可均的基础上甚多补充。赵仲邑《新序详注》在考释、考辨、校勘、考异诸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绩。不过该书是作者离世后出版,排印错误较多。梁荣茂《新序校补》虽比勘诸本,校订细致,然以“四库”本为底本,未可称善。赵善诒《新序疏证》“校正谬误,删补衍脱”,将诸书互见故事逐一辑录在相关条目下,清晰明了,而其疏证则甚为简略。陈茂仁《新序校证》博采众说,在版本考察方面尤多贡献,是近年来台湾《新序》研究的代表之作。然而,该书征引石光瑛《新序校释》时仅见及 1937 年刊发的第一卷,而未参考近年出版的全书,对于赵仲邑的《新序详注》也未关注,则不免遗憾;其校证所下断语亦间有失审之处。朱季海《新序校理》虽类札记,却多精辟之见,颇值重视。译注方面有卢元骏的《新序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7 年)、马达《新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李华年《新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等,前一种较为粗疏,问题较多,后两种则为普及方面较好的本子。相较而言,《新序译注》注释较简,译文有文白夹杂之处;《新序全译》注释细致,译文虽贴近原文,但一些地方不够流畅,文字上也有一些排印错误。

本次整理以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中华再造善本)为底本(简称“宋本”),以明万历程荣校刊《汉魏丛书》本(简称“汉魏本”)、铁华馆校宋本(简称“铁华馆本”)、《四部丛刊》本(简称“四部本”)为校本。同时吸收了卢文弨《群书拾补》、石光瑛《新序校释》、张国铨《新序校注》、赵仲邑《新序详注》、赵善诒《新序疏证》、朱季海《新序校理》、陈茂仁《新序校证》以及日本学者武井骥《刘向新序纂注》等著作的相关成果。总体说来,宋本虽不及铁华馆本有后人的校勘,但却是今所见最早的本子,文

字最古。铁华馆本的有些校改,反倒不如宋本精良。因此,本书在校勘中,凡底本可通者,一般不作改动。底本文字有所改动及诸本文字有明显差异处,悉出校语。注释方面,本书在疑难字词的注解之外,更多注意史实与典故的疏通。译文方面,本书则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力求文字的晓畅通达。整个注译工作在个人搜罗枚举、取舍定夺的基础上,参考了石光瑛《新序校释》、赵仲邑《新序详注》、马达《新序译注》、李华年《新序全译》诸书的意见,并择善而从。本书倘有所获,自然离不开这些优秀学者的辛勤工作,在此深致谢忱。

还要特别说到的是,在本书写作中,我的导师赵逵夫先生给予了很多指导,这是我至为感激的,“亲其师,信其道”,其斯之谓乎!许富宏教授热情联系书稿的写作事宜;我的学生黄志东、张璐、赵皓、杨丽霞等帮我查找资料、校对文字,做了许多工作;责任编辑周旻老师对全书做了细致精审的校改,增补了一些允当恰切的注解,在此一并感谢。

不足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马世年

2013年8月21日晨



目 录

前言	1
卷第一 杂事第一	1
昔者舜自耕稼陶渔而躬孝友	2
孔子在州里	4
孙叔敖为婴儿之时	6
禹之兴也以涂山	7
樊姬,楚国之夫人也	10
卫灵公之时	12
晋大夫祁奚老	13
楚文王有疾	15
昔者魏武侯谋事而当	17
卫国逐献公	19
赵简子上羊肠之坂	21
昔者周舍事赵简子	23
魏文侯与士大夫坐	24
中行寅将亡	26
秦欲伐楚	28

晋平公欲伐齐	32
晋平公浮西河	35
楚襄王问于宋玉	37
晋平公闲居	40
赵文子问于叔向	43
楚庄王既讨陈灵公之贼	44
卷第二 杂事第二	47
昔者唐虞崇举九贤	47
魏庞恭与太子质于邯郸	55
甘茂下蔡人也	56
楚王问群臣	61
鲁君使宓子贱为单父宰	62
楚人有献鱼楚王者	64
昔者邹忌以鼓琴见齐威王	65
昔者燕相得罪于君	69
晋文公出猎	70
梁君出猎	73

武王胜殷	75
晋文公出田	75
晋文公逐麋而失之	77
扁鹊见齐桓侯	79
庄辛谏楚襄王	81
魏文侯出游	89
楚庄王问于孙叔敖	91
楚庄王莅政	92
靖郭君欲城薛	95
齐有妇人	96
卷第三 杂事第三	104
齐宣王谓孟子	104
孙卿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前	106
昔者秦魏为与国	111
燕易王时国大乱	115
乐毅为昭王谋	118
乐毅使人献书燕王	124

齐人邹阳客游于梁 131

卷第四 杂事第四 151

管仲言齐桓公 151

有司请吏于齐桓公 154

公季成谓魏文侯 156

魏文侯弟曰季成 157

孟尝君问于白圭 159

晋平公问于叔向 160

昔者齐桓公与鲁庄公为柯之盟 161

晋文公伐原 165

昔者赵之中牟叛 167

楚庄王伐郑 168

晋人伐楚 172

晋文公将伐邲 173

梁大夫有宋就者 175

梁尝有疑狱 177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 179

郑人游于乡校	180
桓公与管仲、鲍叔、甯戚饮酒	182
桓公田	183
哀公问孔子	186
昔者齐桓公出游于野	188
晋文公田于虢	189
晋平公过九原而叹	190
叶公诸梁问乐王鲋	192
钟子期夜闻击磬声者而悲	193
勇士一呼	194
齐有彗星	196
宋景公时	198
宋康王时	200
卷第五 杂事第五	205
鲁哀公问子夏	206
吕子曰	208
汤见祝网者置四面	211

周文王作灵台	212
管仲傅齐公子纠	213
甯戚欲干齐桓公	216
齐桓公见小臣稷	218
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	219
秦昭王问孙卿	221
田赞衣儒衣而见荆王	224
哀公问于孔子	226
颜渊侍鲁定公于台	227
孔子北之山戎氏	230
魏文侯问李克	231
赵襄子问于王子维	231
孔子侍坐于季孙	232
君子曰	233
晋平公问于叔向	234
楚人有善相人	234
齐闵王亡居卫	236
宋昭公出亡至于鄙	239

秦二世胡亥之为公子也	240
齐侯问于晏子	242
宋玉因其友以见于楚襄王	243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见察	245
田饶事鲁哀公而不见察	247
子张见鲁哀公	249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	250
齐有闾丘邛年十八	252
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献之荆厉王	255
卷第六 刺奢第六	258
桀作瑶台	258
纣为鹿台	260
魏王将起中天台	261
卫灵公以天寒凿池	263
齐宣王为大室	264
赵襄子饮酒	265
齐景公饮酒而乐	266

魏文侯见箕季	268
士尹池为荆使于宋	269
鲁孟献子聘于晋	271
邹穆公有令	272
卷第七 节士第七	274
尧治天下	274
桀为酒池	276
纣作炮烙之刑	277
曹公子喜时	278
延陵季子者	280
延陵季子将西聘晋	283
许悼公疾症	285
卫宣公之子	285
鲁宣公者	288
晋献公太子之至灵台	289
申包胥者	291
齐崔杼者	294

齐攻鲁	295
宋人有得玉者	296
昔者有馈鱼于郑相者	298
原宪居鲁	298
晏子之晋	301
子列子穷	302
屈原者	304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	309
晋文公反国,李离为大理	310
晋文公反国,酌士大夫酒	313
申徒狄非其世	316
齐大饥	317
东方有士曰袁族目	318
鲍焦衣弊肤见	319
公孙杵臼、程婴者	321
吴有士曰张胥鄙、谭夫吾	329
苏武者	330

卷第八 义勇第八	334
陈恒弑简公而盟	334
陈恒弑君	336
宋闵公臣长万	337
崔杼弑庄公	339
佛肸以中牟叛	341
楚太子建以费无极之谮见逐	343
白公胜将弑楚惠王	345
白公胜既杀令尹、司马	347
白公之难	348
齐崔杼弑庄公也	349
知伯器之时	350
卫懿公有臣曰弘演	351
芊尹文者	353
卞庄子好勇	355
卷第九 善谋上第九	357
齐桓公时	358

晋文公之时	360
虞、虢皆小国也	364
晋文公、秦穆公共围郑	368
楚灵王即位	371
楚平王杀伍子胥之父	378
秦孝公欲用卫鞅之言	380
秦惠王时蜀乱	387
楚使黄歇于秦	393
秦、赵战于长平	405
秦既解围邯郸	409
魏请为从	418
卷第十 善谋下第十	420
沛公与项籍俱受令于楚怀王	421
汉王既用滕公、萧何之言	423
赵地乱	429
郦食其号郦生	432
郦生说汉王	435

汉三年	440
汉五年	446
汉六年正月封功臣	449
高皇帝五年	452
留侯张子房于汉已定	462
汉十一年	467
齐悼惠王者	470
孝武皇帝时,大行王恢数言击匈奴之便	472
孝武皇帝时,中大夫主父偃为策	486
《新序》佚文	489

卷第一

杂事第一^①

【题解】

《杂事》共5卷，各卷之间没有明确的主题，这大概与《新序》一书在北宋的散佚有关，今本所存，或即散佚之后的遗存，因而很难看出明显的主旨。“杂事”之“杂”，正在于其内容涉及多个方面、难以用统一的主题来归束。不过总体看来，大体论及敬德、修身、尚贤、忠谏等君臣规范。各卷所论也大致有所侧重，体现出一定的思想倾向。故虽名曰“杂”，其实可以看做是明君贤臣嘉言善行的汇集，间有一些庸主佞臣的恶行败德，从中也可以看出刘向的政治理想。

本卷共21章（底本为19章，今据撰述体例及各章文意，分“昔者舜自耕稼陶渔而躬孝友”与“孔子在州里”为2章，“禹之兴也以涂山”与“樊姬，楚国之夫人也”为2章，详正文注），主要是称颂明君贤臣的仁德与善行，尤其是对贤智之士与忠直之臣的赞扬，兼及后妃的美德。其中“昔者舜自耕稼陶渔而躬孝友”章颂扬舜之孝悌，“孔子在州里”章赞美孔子之“积正”，可作为一卷之主旨。而“秦欲伐楚”一章，盛赞昭奚恤、令尹子西、太宗子敖、叶公子高、司马子反等贤臣，尤能体现本卷的思想旨归，其事虽未必确实，而其精神却是千载之下，凛凛不磨。至于虎会之论“人君侮臣”（“赵简子上羊肠之坂”章）、固桑之论“好士”（“晋平公浮西河”章）、宋玉之论“圣人之行”（“楚襄王问于宋玉”章）等，均能见出

士人自尊自信、特立独行的品格。相较而言，本卷当中君主形象倒是不甚突出，在贤臣面前总是显得有些“后知后觉”。

1.1 昔者舜自耕稼陶渔而躬孝友^②。父瞽瞍顽^③，母嚚^④，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尽孝道以供养瞽瞍。瞽瞍与象为浚井涂廩之谋^⑤，欲以杀舜，舜孝益笃^⑥。出田则号泣，年五十犹婴儿慕^⑦，可谓至孝矣。故耕于历山^⑧，历山之耕者让畔^⑨；陶于河滨，河滨之陶者器不苦窳^⑩；渔于雷泽^⑪，雷泽之渔者分均。及立为天子，天下化之，蛮夷率服。北发渠搜^⑫，南抚交趾^⑬，莫不慕义，麟凤在郊^⑭。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⑮。”舜之谓也。

【注释】

- ① 杂事第一：底本无“第一”字样。按，本书前五卷皆为“杂事”，未标明顺序。为便于区分，今据四部本补“第一”、“第二”等字样。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 ② 舜：历史传说人物，五帝之一。根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名重华，冀州之人，以孝闻名，受尧的禅让而称帝于天下。自躬：亲身践行。
- ③ 瞽瞍(gǔ sǒu)：舜之父。瞍，长者之称。顽：愚昧，顽固。一说瞍顽为官名，虞国之君。
- ④ 嚚(yín)：愚昧，顽固。
- ⑤ 浚(jùn)井涂廩(lǐn)之谋：据《孟子·万章上》与《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的父母让舜去淘井，舜下井后他们便往井里填土，想害死舜，但是舜却从地道里逃了出来。他们又让舜去修缮谷仓，在舜上到谷仓顶的时候，他们便撤掉梯子、点燃谷仓，想烧死舜，

舜还是逃了出来。浚井，淘井。浚，疏浚，深挖。涂廩，这里指修缮谷仓。

⑥笃(dǔ):深厚。

⑦婴儿慕:婴儿依恋父母,即《孟子·万章上》“人少则慕父母”之意。慕,依恋。

⑧历山:山名。相传舜耕种于历山。其地理位置说法不一,较著名的说法有:山东济南、河南濮城、山西翼城、山西永济等。根据《史记·五帝本纪》裴骃《集解》所引郑玄注,当在今山西永济。

⑨畔:田界。

⑩器不苦窳(yǔ):所制陶器不粗劣。器,这里指制陶。苦,通“盭(gǔ)”,粗糙,不坚固。窳,指器物质量低劣,与“盭”同义。

⑪雷泽:古泽名。又称雷夏泽,具体位置有今山西永济、河南濮城东南、山东菏泽等说法。联系上文“历山”的地望,当以山西永济为是。

⑫北发渠搜:北起渠搜。渠搜,古国名。一说北发为北狄国名。

⑬南抚交趾(zhǐ):南到交趾。一说南抚亦为国名。交趾,古地名,位于今越南北部。前2世纪初,南越王赵佗置交趾郡。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并在越南北部地区设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铁华馆本作“交趾”,二者通。

⑭麟(lín)凤在郊:相传圣君在位,就会出现祥瑞之兆,麟、凤即祥瑞之兆。麟,麒麟,传说中的一种神兽,《说文解字·鹿部》:“麟,仁兽也。”古代以其象征祥瑞,亦用来喻杰出的人物。凤,传说中的一种神鸟。《说文解字·鸟部》:“见之则天下大安宁。”

⑮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见《孝经·感应章》。弟,通“悌(tì)”,顺从和敬爱兄长。

【译文】

从前,舜亲身从事耕田、播种、制陶、捕鱼等工作,孝敬父母、爱护兄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弟。他的父亲瞽瞍顽固，母亲愚昧，还有他名叫象的弟弟，狂妄自大，他们都禀赋愚昧、无法教化。舜一心一意地行孝道来供养瞽瞍。瞽瞍和象合谋，想趁着舜淘井、修缮谷仓这样的机会来杀死舜，却未能得逞，但是舜对父母却更加孝顺了。舜因自己未能使父母满意，到了田里便哭泣，五十岁时，还像小孩子一样依恋父母，真可以说是做到孝的极致了。所以舜在历山耕种，历山的农民能够谦让地对待田界争端；在黄河岸边制陶，岸边的陶匠制作的陶器没有质量不好的；在雷泽捕鱼，雷泽的渔夫把捕得的鱼平均分配。等到舜做了天子，天下的人都受到他的感化，边远地区的部落都顺服于他。北起渠搜、南到交趾，受到舜的安抚，没有不仰慕舜的大义的，麒麟、凤凰这样的祥瑞之兽，也出现在郊野。所以孔子说：“孝悌到了极致，就能够感动神灵，光照四海。”说的就是舜啊。

1.2 孔子在州里^①，笃行孝道，居于阙党^②，阙党之子弟畋渔分^③，有亲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远方至^④，服从其德。鲁有沈犹氏者^⑤，旦饮羊饱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溃氏奢侈骄佚；鲁市之鬻牛马者善豫贾^⑥。孔子将为鲁司寇^⑦，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徙^⑧，鲁之鬻马牛不豫贾，布正以待之也^⑨。既为司寇，季、孟堕郈、费之城^⑩，齐人归所侵鲁之地^⑪，由积正之所致也^⑫。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⑬。”

【注释】

①孔子在州里：州里，古代二千五百家为州，五家为邻，五邻为里，本为行政建制，后泛指乡里或本土。按，本章原与上章相连。从文意看，此两章前后并无关联，底本“孔”字前即有后人分章标